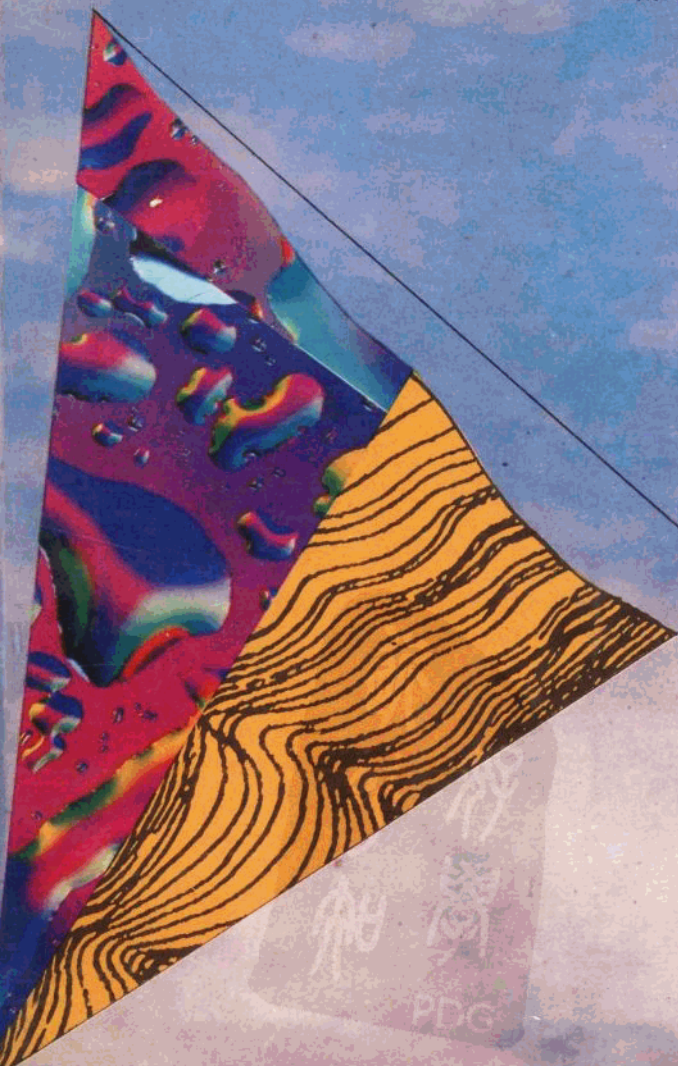


红帆不再来

何 真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红帆不再来

何 真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滇)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禹 尺

封面设计: 孟家福

红帆不再来

何 真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75 字数: 159000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7-222-00955-8 / I · 248

定价: 3.70元

第 一 章

你告诉我
千年灿烂的星河
也有星星坠落
永远沉睡的高高山坡
也有花开花落……

暮色拥入窗口，米兰背靠着窗台，在练习今晚会上要拉的曲子。手风琴轻轻地一开一合，她那甜实沉郁的女中音像融进暮色，在整个 340 室内流荡。

今天是毕业晚会，分配方案公布过了，行李箱笼也收拾打点得差不多了，各个宿舍里，走廊上，笑的、叫的、哭的、告别的……各种声浪像要把这座女生宿舍抬起来。

桑桑直硬着脖子，头一动也不敢动，乖乖地支着让欧阳橙云给她做头发，她瞅着镜子里映出的米兰真奇怪，她自己唱得挺快乐的歌子，怎么一经米兰的手，那琴声、那歌声，甚至那在黑白键上移动的长长的手指似乎都带上点淡淡的惆

怅、忧伤，带上点莫名的追念。

手风琴依然响着。米兰不唱了，修长的手指在键盘上缓缓移动着，眼睛却看着窗外沉沉的暮色，屋内的灯光映照着她那具有希腊式古典美的鼻子，照着她那端庄的脸。那脸太端庄了，端庄得近乎冷漠，可冷漠中又透出点说不出的高雅和书卷气。桑桑觉得连她那副平平常常的透明化学框眼镜也给她平添了几分风度。

也许，这就是男生们说的什么“份儿”、什么“味儿”吧，桑桑试着像米兰那样把眼光放得深深的、淡淡的、幽幽的，可一瞅镜子里那个容光焕发的自己，便决心放弃这绝望的尝试。

这是有教训的。

桑桑漂亮而且是很漂亮。要不，凭什么身居中文系赫赫有名的四大名媛之列呢。她可没有简卓那些名声和才气，也不像米兰那么功课好，那么有学问，当然也没有欧阳橙云那些洒脱和“壮举”。

但她知道，她漂亮。

从母亲，那个有名的苏州美人那儿继承下来的那份娇小、精致；从四川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白皙的皮肤再加上青春的红润，连外语系那些用眼角扫人的最挑剔的女生们都承认她是全校“水色”最好的一个，别说还加上那半卷的睫毛，颊上的独酒窝了。最为精彩的要数那张嘴，樱红红的、圆嘟嘟的。有一次宿舍的“熄灯会”上，欧阳橙云说：“这就叫性感，最为天真的线条反而最具有挑逗性，谁见了都忍不住要想去吻一下。”

“妈哎！二流子！”桑桑听了，吓得捂住耳朵，虽然熄了灯，还是一头钻进被子里去了。欧阳橙云在那边床上笑得咯咯地：

“瞧瞧这些中国女士，要是外国姑娘听了，不对我说声谢谢才怪呢。”

简卓看见她的第一天就给她取了个名字“豌豆公主。”这不为过，入学那天她十七岁还差两个月，爸爸妈妈专程请了事假从那个小县城坐长途汽车陪她进校报到，坐在爹妈给她铺好的床上，她说什么也不肯让父亲把她的帐子挂上。

“八九月天，蚊子还有一发^①呢。”妈说。

“不挂。”桑桑撅着嘴。

“桑桑，瞧这窗外刚好是棵大树，藏蚊子呢。”爸爸劝她。

“不挂就是不挂嘛。”桑桑不耐烦地蹬蹬脚。

“桑桑……在家你是屋里有个蚊子叫就睡不着的，都是爸半夜半夜地起来给你撵蚊子，这……”桑桑妈无可奈何地瞧着手中的帐子，求助似地回转头来，瞧着自己扛着大包小包进来的简卓：“大妹子，你帮我劝劝这孩子。”

“这孩子”可才不用劝呢，等宿舍里走空了人，便向爹妈开火了：“我说不用在那儿买嘛，你们偏要买，买这么个破纱帐。你们瞧瞧，人家都是用尼龙的了。”她指着对面欧阳橙云的帐子。

爹看看妈，妈看看爹，最后小声小气地说：“好歹，也得

^①方言，相当于“一阵子”、“极多”的意思。

问问人家是哪儿买的，这么个省城，我们上哪条街找去？”

爹和妈又多呆了一天，才算给桑桑把帐子挂上了，虽然不是欧阳橙云那种淡蓝色的，可粉红的也挺不错，全宿舍里就算这儿颜色新鲜。

罩在粉红尼龙纱帐里，“这孩子”除了对欧阳橙云直呼其名外，对谁说话也没有称呼。

“我叫简卓，她叫米兰。”简卓又一次给她介绍。

“不，我不敢叫，我不知道该叫你们姨呢，还是叫大姐姐。我听我妈叫你大妹子的。”桑桑闪动着大眼睛说。

简卓笑了，笑得好高兴，说这是真的两代同堂了。高兴过后便又叹道：“米兰，看来咱们真是老了，不愿承认也不行。你看看桑桑这头发、这手、这皮肤，真跟豌豆公主一样呢。”说是“豌豆公主”，可大家还是愿叫她桑桑。不知是嫌四个字太麻烦呢，还是觉得这分不清名与姓的两个字叫起来格外亲切顺口。欧阳橙云酸酸地说：

“当然，你这名字可是把天下的人都讨好过来了，谁知道那些大男人是叫你的姓连名呢，还是只叫名的叠声，反正谁也分不清是正式名字还是昵称。天哪，桑桑，多甜！有几个人能叫我橙橙呢！”

“那得去问你祖老爹干吗不姓橙。幸好你是双姓，要不我看你非把名字改成个李李或赵赵才罢。”简卓在旁边听不下去，给桑桑帮腔。桑桑甜甜地笑了。

桑桑知道她甜，知道她美。

可是，有一次才子说她：“唉，你可惜就是少了点米兰身上那味儿。”才子是系上的骄傲，市里小有名气的文学新秀，

不少女生崇拜与争夺的对象。可他崇拜美，崇拜美自然就醉倒在桑桑的石榴裙下。他跟米兰、简卓谈学问，跟桑桑谈朋友。

“什么味？米兰从来不用香水。”桑桑奇怪极了。

“嗨，我是说那种，那种，那种眼神里、语言中、举手投足间处处表现出来的东西，对了，那种风骨，神韵。”才子耐心给她解释。

这简直是在讲《文心雕龙》了，桑桑不明白。可她不愿意她还比人家少了点什么，尤其是在男朋友眼里。

和才子谈话后三天，桑桑凡事都瞅着米兰。课间活动，米兰不说不笑，她便紧闭着嘴巴；米兰不留留海，她便咬咬牙把那半髻的额发像米兰一样平平地往后梳；米兰走路直直的，她上楼下坎便也不那么一步三蹬地疯跑了。弄得简卓关心地问她：

“桑桑，你是不是古汉语考砸了？”

“没有哇。”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了？”

“不是嘛。”

“那你怎么蔫巴巴的？”简卓奇怪了。

“才子说，我少了点米兰那味儿……”

“什么？！”欧阳橙云也和简卓一起睁大眼睛。

“我这不是在学嘛！没有，还不能学吗？”桑桑委屈地叫起来。

“呸！”欧阳橙云啐了她一口，“我看你是吃错药了，这是学得来的吗？”

简卓笑得在床上滚，笑够了，拎起米兰大头鱼般的黑布鞋和居然还打了个补丁的大宽裆裤子：“不说别的，这，你愿意穿吗，就你那个学法？”

桑桑算是死心了。说真的，米兰就是穿着大甩裆和大头鱼也有股说不出来的高贵劲。可她怎么也不明白，米兰干吗总是这样作践自己，都什么时候了还总是这么灰不灰、蓝不蓝的，连手上那块表也是一块老式的男表，像个小钟一样。她只隐隐地听说过米兰有个男朋友，像是犯了什么错误，至今还在哪儿蹲大牢。米兰一直忘不了他。

桑桑试探着问过和米兰最要好的简卓。一向大姐姐般的简卓居然沉了脸：“桑桑，你不懂，少打听这些事。”

桑桑背地里又悄悄和欧阳橙云说起来：“凭她那学问和风度，崇拜她的男生一大群，她怎么就偏要……”

欧阳橙云抱着胳膊沉默了半晌，最后说：

“女人一生要能那么死心塌地地爱一次，那倒也是种幸福……不过，她挺惨的。”

唉！这些高深莫测的老知青。

桑桑真羡慕她们，好象她们每个人的过去都有那么浪漫、伤感而又沉重美丽的故事，足可以写一部小说。她没有，没有！高中毕业的应届生，一路顺风地考上大学，以往的罗曼斯充其量不过是那些毛手毛脚的男生慌里慌张地塞给她的几张小纸条罢了，那算什么？

不过，羡慕归羡慕，她可不愿要米兰前额黑头发下盖住的那缕白发，也不愿要简卓眼角那隐隐露出的鱼尾纹，更不愿像她们那样玩命似地赶着泡图书馆，参考室……饿殍鬼似

地去抢听外系的选修课、学术报告会。

她还有长长的明天。大学毕业，这不是小说才翻开第一章吗，毕业分配没能留在省城她虽然有些失望，可到地区报纸当个女记者也够意思的。你想想，一架照像机，一个小包，在省城也不见得能轮上这份工作，看看米兰和欧阳橙云，那算什么中文系毕业嘛。假如将来和才子可以照顾关系，进省报也顺理成章……想到才子，她忽然有些着急，今天晚上，他会不会换件衬衫，至少，也得梳梳他那个苏格拉底的脑袋……

“还发什么呆？”欧阳橙云拍拍她的脸颊，伸手拿过一面镜子让桑桑照照脑后。欧阳橙云退后一步，一面欣赏着自己的杰作一面说：“今晚，你一定能镇住所有的人。”镜子里，做过的黑色波浪在脑袋右后边歪歪地系了一个马尾，系住马尾的是一根与身上明黄色的柔姿纱连衣裙同色的闪光的缎带。桑桑摇摇头，马尾呼应般地在脑后在肩上扫来扫去，平添了几分娇媚与俏皮，连米兰也放下琴来点头认可。桑桑在镜子前满意地转了一个圈，哼着歌儿一溜烟出去了。薄薄的柔姿纱让晚风吹得飘飘洒洒的。那质地光滑凉爽的裙料儿拂过腿，拂过肩，感觉好极了。桑桑像飘一样，顺着楼梯往下飞。

今天，一家全国性的刊物上又登出了才子的一组诗，还附了简历和小照。刊物在大家手里传来传去的，桑桑还没捞上认真看看呢。据说，其中至少有三首是献给她的，有一首题目直接就是《失落了的语言——给 Sang Sang》，这家刊物国内外发行近百万份。才子说，他的爱布满了天宇。是

啊，这院校里，有哪个女大学生享有这样的殊荣——等着从杂志上读别人给自己的情书，而且是近百万份！

桑桑就是桑桑。

不像米兰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米兰收到过这样的情书吗？

裙在飞，人在飞，心也在飞，才子说他外校的好多崇拜者今晚都要来，要瞧瞧这个 Sang Sang 是什么模样，竟值得人如此倾倒？桑桑伸手摸了摸脑后的缎带，结子稳稳当地停在最合适的地方，桑桑放心了。欧阳橙云说过，她能镇住大家的。

二

然而，一进大厅，镇住了所有人的却还是欧阳橙云本人。

一件无领无袖，简直就是男背心式的黑色棉毛 T 恤衫裹住了那婀娜丰盈的上身；光光的脖子上不戴金，不着银，在领口开露得低低的胸前坠着一枚透明的红石子；手上没戴表，裸露的手臂上箍了一只木雕的红漆手镯；腰下系了一条耀眼夺目的大红裙子，裙子上印着许多黑色图案，那图案抽象而神秘，稀奇古怪的；脚下没有皮鞋没有丝袜却赤足蹬了一双麻编的凉鞋。她乌鸦翅膀一样浓黑的眉毛，黑色的波光闪闪的一双眼睛微微描了点眼影，腰间那足有三寸宽的黑皮带在髋部斜斜地打了一个叉，带几分野气的妩媚，加上飘飘洒洒浓浓的一肩长发，这强烈的黑红二色竟造成了一种说不

出是吉卜赛还是印地安的风味。

那裙子是布的，她自己做的，双手一拉平了，像抖开半个太阳。

迎春花般一身娇黄的桑桑看着她干瞪眼。欧阳这家伙就总会给自己留这么一手，而且是这么精彩、常常可称之为“壮举”的一手。桑桑恨恨地盯着那裙子看，不明白这家伙怎么把那块大红大黑做不成窗帘又当不成被面的布料变成这么美丽的一条裙子。

大厅里，欧阳橙云转来转去的，高声笑谈，和所有认识的人打着招呼，许多目光也这么跟着她转来转去的。噎得外语系那几个满身法国香水味，穿了什么法式晚礼服、日式西服裙的女生们差点没背过气去。

她东张张，西望望，最后晃到一脸严肃庄重的政治辅导员面前去：

“辅导员，今晚你请不请我跳舞？”

“这，嗯，这……”辅导员满脸尴尬地往后缩了一下，像是要躲开周围人那些好奇的目光，他一丝不苟地穿了一件蓝涤纶中山装。

“那我请你，好不好？第一支舞曲。”

“我，你……”

“怎么？嫌我这身衣服不够漂亮？”欧阳橙云笑吟吟地拉起裙子，大厅里倏地亮起半个太阳。

“哪里，这……”在每周班会上最长于言词的辅导员一下子不知怎么回答。

四周，本班知情的人像是在看西洋景，有些幸灾乐祸地

瞧着辅导员偷偷地笑。外系不知情的人好奇地瞧着这么惹眼的一个女生怎么专门找上了这位“红旗杂志”。

看看四周围观的人多了，欧阳橙云愈发上劲了：“我听说上次系里开会，你批评我的服装不太合适，我听了挺感动的，要是个男人注意到另一个女人的服装不合适了，说明他还是挺关心她的。”

站在旁边的简卓朝欧阳橙云直递眼色，欧阳橙云只装作没看见，一个劲地穷追猛打：

“处了四年了，其实我对你还是挺有感情的。”

辅导员脸红筋涨，想发作，又忍了，终于恢复了彬彬君子态：

“欧阳，这次你分去妇联，系上为你作了不少努力，那是市委机关，市委大院里，要注意影响。”

“承蒙您关照了，我早就知道分去妇联这事该谢谢你的。影响当然注意着哩，你看，这不是叫人家看看女人还能怎么活吗？”欧阳橙云撒手转身，一掀裙子，面前撒开一个旋转的太阳。

“那边好像有人叫我。”辅导员顾左右而言他，抽脚要走。

“别忘了，我请你，咱们第一对下舞场啊。”欧阳橙云又追上半步，满脸是笑。

那天，辅导员才念完分配方案，欧阳橙云就呆了，读中文系她做梦也没想过要当妇联干部。妇联都干些什么她不知道，可那什么“秦香莲告状团”呀，“惩罚当代陈世美的呼吁

书”呀，桩桩件件都是妇联的功勋！那次来找女大学生座谈，三个妇联干部一式的小领西装不收腰。一抹平的头，像用水抹过，一气别了十七八个铁发卡在头上，欧阳橙云发誓她数过的。真的，三六一十八个。

简卓安慰她：“研究点妇女问题还是挺有意思的，中国这方面几乎是空白，下了功夫会出成果的。你读过西蒙娜·德·波娃的《第二性》嘛。”

“研究？跟谁研究？听说，妇联里边坐着的不是官太太就是那种又老又丑、天天深怕男人丢掉自己，所以打击‘第三者’最积极的女人。还提西蒙娜呢，她要在妇联管辖下，不开她与萨特非法同居的批判会斗争会才见鬼哩！”欧阳橙云说得自己也笑了。

窝囊是够窝囊的。

骂一阵，笑一阵，欧阳橙云也想开了。她从来有她自己的活法。刚刚对政治辅导员，那是小意思，耍他玩玩，出口恶气罢了。

不，应该说，镇住整个晚会的，还是她们四个：欧阳橙云、米兰、桑桑、简卓——文学系的四大名媛。刚刚上台领全优生证书的第一个是米兰；领论文一等奖的是米兰、简卓；领征文“我的大学生活”特等奖的又是简卓。等到她们宿舍四人同时上台表演女声小合唱时，台下简直是指指点点，唧唧喳喳了。主持晚会的本来就是简卓，一件淡灰色的亚麻工作裙，裙前两个扎了明线的大方口袋显出她那能干利落的事业型派头。米兰一身素净，白衬衣，蓝裙子，那蓝裙子是逼着她才穿上的。反正四人台前一站——盖了。那真是得

“花开四朵，各表一枝”。

桑的娇媚、美丽……

欧阳橙云的热烈、浪漫……

米兰的文静、高雅……

简卓的聪明、干练……

每个人各占一块领地，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崇拜者。而她们总是四位一体，不管是一起帮桑桑去骂走在街上的那个半神经的追求者，还是一起阅读那有学问的老教授和简卓称兄道弟的信；不管是凑钱给米兰去买一部她语言学的大辞书，还是一起奚落欧阳橙云情场里的那些外语系的手下败将，她们都在一起，在一起。

当然也红过脸，吵过嘴，为了分数呀笔记呀什么小小的事情，为了谁去不去郊游呀，谁晚上老不回宿舍什么的……

四个春秋，四个寒暑。要毕业了。

一切已经过去，一切才将开始，她们站在台上，看着大厅里的人丛，看着闪闪的彩灯，看着飘曳的流苏、彩带，突然地都感到这支熟悉而美丽的歌中启迪着些什么，昭示着些什么：

你告诉我

千年灿烂的星河

也有星星坠落

永远沉睡的高高山坡

也有花开花落……

灯光迷离了，人影模糊了。

眼睛都有点湿润。四个人都唱得挺动情。

简卓接着米兰的肩看大家跳舞。晚会如此成功，校长都被拉下了舞池。乐队有文工团长管着，到此刻，简卓的最后一项任务已经完成了。她笑着，满意而又有些怅然地扫巡过大厅里一对对舞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要寻找什么。

欧阳橙云从后面走来，用手轻轻地拐了拐简卓，附在她耳边小声说：“外边有人找你，水池边。”还未等简卓问她是谁，她已经旋着那半个太阳转到了舞场中。

三

是他。

简卓顿了一下。

和欧阳橙云一样乌鸦翅膀般浓黑的眉毛，和欧阳橙云一样黑黑的眼睛。但眼里没有橙云那样跃动不安的灼灼闪闪的波光，却沉沉的，静静的，沉静得像是这尤加利树影下的深潭。那份沉静天然使人产生一种信赖。

而这沉静的，让人信赖的人穿着白衬衫站在这夏夜的林荫路上，从容、和谐、自自然然地显出了一种男人含而不露的魅力。

顿了一下的简卓心有所动。

她快步走向对方。

“你找我？”她仰脸问他，声音很轻，也很乖，不自觉的就是这样的语气与声调。这和她刚才主持大会那干练劲不一

样，和她平时在班上那班长兼大姐姐的风度也不一样。只有在他面前，她觉得她小，觉得和在别人面前完全不一样。

“你找我？”他几乎与她同时开口问同样的话，话到唇边，却没有讲出来。简卓那句比他早了半拍问出的“你找我”使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毫无疑问，这又是欧阳橙云那个鬼丫头玩的花样儿了，他忙把话儿咽进肚里。

橙云，橙云，你既然鬼精灵透顶，把事儿看到了哥哥的心里，又何必还时时来剜这块旧伤疤呢。他微微一蹙眉，蹙眉的同时看见简卓那双信赖的眼睛，看见简卓那一掠头发的老习惯。见到简卓的欣喜，马上代替了对妹妹橙云耍弄他的无可奈何。无可奈何中转出了几分暗暗的感激。

任何理解都是需要感激的——当然，尽管他不需要橙云来这样自作聪明，不需要任何这样自作聪明的帮助。

不是吗，今晚像往常一样，他坐在物理系的实验室里，远处大礼堂里的灯光和隐隐的音乐老叫他心神不定。他知道这是毕业晚会，他知道明天简卓就要离开，他知道简卓工作分得很好，就在省报。可是，他明白他将再一次失去平衡——那种已经不用什么语言，只要远远看见她在网球场上挥动球拍的身影，只要看见“小草文学社”又贴出活动海报，只要偶然在路上见面说声“好吗”，只要许多日子后随便同路在校园里走走就能获得的平衡，都要跟随她的离去而离去了，而获得这个平衡已经付出过多少痛苦的代价。

“走走？”欧阳青云简单地说。

“嗯。”简卓双手插在工作裙的口袋里，乖得像个孩子。

依然是这条树影憧憧的校园马路，依然是两个人，多少